

梦里巫山

主编：向承彦 蔡剑侠 雷霄飞

中共巫山县委 巫山县人民政府编

连环画出版社

梦里巫山

中共巫山县委 巫山县人民政府编

编委会

主任：郑平 何平

副主任：黄宗林 刘诗权 刘大勇 陈绍丛

委员：蔡剑侠 雷霄飞 向承彦 董平西 邓伟

主编：向承彦 蔡剑侠 雷霄飞

编辑：湛泓 黄玉蓉 谭家念 周密 谢珍文

刘伟 吴泽红 罗欣

连环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里巫山/向承彦 蔡剑侠 雷霄飞主编.--北京:连环画出版社,2009.8
(巫山史志文化系列丛书) ISBN 978-7-5056-1017-0

I. 梦… II. 巫… III. 散文—作品集—巫山县 IV. ①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0681号

巫山史志文化系列丛书

梦里巫山

编 者:中共巫山县委
巫山县人民政府

主 编:向承彦 蔡剑侠 雷霄飞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张 波

连环画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邮编:100735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宜昌市美源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875 字数:195千字

版次:2011年6月第1版

书号:ISBN978-7-5056-1017-0

印数:4000册 定价:25.00元

序

美丽巫山，梦里家园

中共巫山县委书记



巫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爱情、亲情、友情、乡情，都是人间美好的感情，而唯有乡情可以把爱情、亲情、友情交织融会在一起。

因此，乡情是人间最普遍，最美好的一种感情。

因此，有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吟唱。

巫山，在游客们眼里，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

于是，有了全国五A景区的评定，有了旅游胜地四十佳的称号，有了“天下绝景”“中华奇观”的颂扬。

巫山，在巫山人心中，是我们生存的热土，情感的皈依，梦里的家园，是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美丽的地方。

于是，有了抒写人间最普遍，最美好感情的《梦里巫山》这本书。

《梦里巫山》辑录的几十篇文章，描写对家乡挥之不去的情愫，诉说对故园深藏于心的眷恋。

《梦里巫山》，有县城移民对逝去的故城的追忆：“站在神女大道的平台上，看着长宁湖碧波潋滟，想到昔日的家园就在这潋滟的碧波之下，不免沧桑之叹。”

有大昌移民对整体搬迁的古镇的赞美：“水上60米，仿佛一夜之间，出现了一个保留着千年古风遗韵的美丽的新镇，湖光山色之间，不是仙境，胜似仙境。”

有在他乡工作的游子心灵的激荡：“故乡的一切都珍藏在我心底深处，化为灵魂，变成动力，催我奋进向上。我用最美的语言赞美她，我用最动人的歌声传颂她！”

有祖籍外地生长巫山又在外工作几十年的人士继续的真情：“在我

眼里，它既熟悉又陌生，而在心里，总有一份亲切和温暖。我会常常回来看看，也愿意为家乡做点事情，并期待它越来越好。谁叫我出生在这里，谁让我是巫山人呢？！”

有在他乡生活的老人叶落归根的向往：“我常想，退休后就回巫山去承包一块山，在山上种树、种菜、养鸡、养羊，过一过田园生活，岂不美哉！哦，回到那山、那水、那人之中，不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吗？”

有曾在巫山工作过的外地人“”对第二故乡的不思量，自难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巫山那十年的影像却愈来愈清晰，难以忘怀，思念之情竟与日俱增……那些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遇到的各种情景，经常一幕一幕浮现，令人回味。”

有90后少女对家园难以割舍的情感：“我常常想家，思念家乡的竹林、草地、小溪的芬芳，思念家人浓浓的亲情，思念妈妈做的饭菜的香气，思念家的味道。”

有人到中年者对自己和故乡历史的回眸：“黄桷树仍然是那几棵高大的黄桷树，只是从旧城迁居到了新城，只是树上的鸟叫比我童年时候麻雀的啾啾的叫声好听的多……透过黄桷树，穿过鸟儿宛转的清唱，是生机勃勃的巫山新城”。

有八旬老翁对故乡未来的深情祝愿：“移迁再建的巫山新城，正朝着世界文化旅游名城迈进，愿我的家乡更加繁荣、昌盛！”

“此情可待成追忆”，“无双毕竟是家山”，巫山党史研究室和巫山文化研究会编纂的这本《梦里巫山》，用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如涓涓细流浸润心田，在不知不觉中触动你最柔软的内心，让你回味最温情的岁月。

《梦里巫山》所表达的浓浓的乡情，定会引起人们深深的共鸣，定会让游客们更能体会巫山的山美水美人美，定会激发巫山人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的信心和力量。

哦，美丽巫山，梦里家园，你让我们如此魂牵梦萦，倾心相恋！

2011年5月于巫山新城

目 录

巫山，我会常常来看你·····	○方 石 1
故乡的黄桷树·····	○路 阳 5
不思量，自难忘·····	○冯健蓉 15
北门坡的钟声·····	○向 前 19
小城钟声·····	○易 平 23
秀丽的巫山古城·····	○向承举 27
老城记忆·····	○王志明 30
旧城记忆·····	○松峦子 34
老城的日子·····	○罗 欣 36
老城情思·····	○赵长城 39
雨中飘荡的回忆·····	○蔡剑侠 42
买肉·····	○汪 进 45
南园的黄桷树·····	○温光华 杨 忠 47
一座迷人的大院·····	○石 川 49
梦里故园·····	○谭 军 51
心中的故乡·····	○许 平 54
夏日忆旧·····	○徐青文 57
巫山故城旧家园·····	○向 伯 60
巫山故城及其周围的寺观庙宇·····	○向承彦 63
记忆中的“清溪鱼钩”·····	○王 强 68
小村青石·····	○陈 文 71
培石油钱儿·····	○周亚玲 76
小三峡，梦中的风景·····	○江 月 78
双龙，小三峡里的宁静小镇·····	○王永红 80
大昌古镇·····	○李自平 83
175，我的老家就在水下 60 米·····	○刘 辉 85

古镇情思	○王同茂	87
童年的米糕	○龚道鹏	89
三峡石	○谢合生	92
大昌古镇庙宇	○龚正伯	94
“白云”生处的人家	○懋 文	99
水口	○方裕炯	102
昔日家乡的茅草哟	○戴直松	105
宁静的龙溪古镇	○汪 泉	108
好大两个天井屋	○许道权	111
定居武汉的巫山情结	○佚 名	114
小村之恋	○湛 泓	117
外婆的桃花村	○陈嗣红	119
儿时年味	○徐永泉	122
传说中的龙村	○王金祥	127
老家	○向 欣	129
思念家的味道	○向 渺	133
老街	○王 勇	136
长梁那道虹干子	○聂兴昌	141
万千情思哭嫁中	○夏宪生	149
凤竹坪	○李伦敦	152
黛溪河水，流向无尽的远方	○陈炫伊	157
老屋是心头的痛	○李永梅	160
父亲的那片柑橘林	○梁声蓉	164
后记		168

巫山，我会常常来看你

○方石



巫山西门旧城楼 李其眉绘

巫山是我的出生地，这一点不容置疑。虽然已过去五十多年，但我想，如果管理严谨、档案规范，巫山县医院应该有我的出生记录。我曾经问过还在巫山县医院工作的朋友易平医生，他说：“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连县城都沉没到了江底，你的那一份出生记录怕是找不到了。”我想也是。不过，找不到也没关系，也没有那

个必要非要去查找。妈妈说，我生下来时有八斤重，算得上是一个胖娃娃了。

为何不容置疑还要说说这件事呢？因为我的祖父是湖北新洲人，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我的籍贯就应该是湖北新洲，我也顺理成章的是湖北新洲人。记得有一段时期，我在填写各种各样的登记表册时，为了尊重传统和不忘祖先，籍贯写的就是湖北新洲，尽管这个地方我一次也未去过。后来，记不清是从哪一次起，很有可能是在考入武汉音乐学院进行注册时，不知不觉就将籍贯填写成巫山了。从此也就顺水推舟，照此办理，以至于户口簿中的籍贯显示的就是四川巫山（现改为重庆巫山）。在我看来，一个人到底是哪里人，籍贯和出生地都是依据，彼此都有说法。譬如我，从籍贯上说就是新洲人，从出生上说就是巫山人。但假如两地只能选其一，从情感上讲，我的选择自然是巫山。

我十六岁之前基本没有离开过巫山。往上，最远到万县，往下，没有走出巫峡峡口。去过江南的官渡、大庙，江北这边只到了龙门。我喝着长江的水、大宁河的水、东井、西井的水和北门坡上碓窝井的水一天天长高，吃着大米、苞谷、红苕、洋芋和从江里捞起来的“水湿米”一天天长高。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县城，我度过永远忘不了的少年时代，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记得在巫山唯一的托儿所，聚集着我们一群机关干部的小孩，一起排排坐吃瓜果，击鼓传花找朋友。有个叫陈平（现在重庆）的男孩打架最厉害，另一个叫张万蓉（现在福州）的女孩，性格就像男孩，两个人都狠得很，谁都有些怕他们。但巧的是，这两人现在都变得斯斯文文、文质彬彬，让人生出好多感慨。这群托儿所的小孩没有经过幼儿园就“直升”了小学，恐怕这是巫山与众不同的一个例子。当年托儿所的所长王姨如今还健在，已经 90 多岁了。回巫山时去看她，她几乎叫得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可见她对托儿所和我们这群孩子倾注了多少心血和关爱，我衷心地祝她健康长寿。

记得在城关（南峰）小学，我迷上了乒乓球，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是我崇拜的偶像。八岁那年，因练习不当致使大腿损伤，多亏草医先生“孔神仙”拿捏了数次才慢慢好起来。五年级整个暑假，几乎每天都在打球，临开学时一检查，得了急性肝炎，在医院躺了两月才痊愈，误了好多堂课。小学几年下来，球技渐长，完全可与初中、高中的黄老左（黄在元）、罗茄子（罗运军）、书呆子（黄文斗）及王狗子（王绪林）等巫山乒乓高手们较量一番了。我自创的“反手弹板”技术，以其突

然、多变与快速的特点，让许多人防不胜防，成为制胜的杀手锏，并形成一种独特的打法。就像现在王皓的直拍横打，也曾让人眼睛一亮。我想，凡事只要不断创新，就将立于不败之地。打进国家队是我儿时的梦想，只可惜“文革”来了，梦想化为泡影。后来，在巫山练就的童子功帮助我在上世纪 70 年代拿过武钢职工乒乓球赛第五名以及 80 年代初武汉高校乒乓球赛前十六名。

记得在当时巫山的最高学府巫山中学，正常的上课好像只有一个学期。虽然算术升级为代数，但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就基本停课了，求解二元一次方程应该就是我数学的最高程度。我一直保存着那个只有名片大小、用红色塑料皮包装的初中毕业证，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名不符实的文凭，但它的确又是校方签发的正规的证件。我保存它的目的不在别的，只是想保存巫山和那一份记忆。因为停课闹革命，于是有的上街，有的串联。我和几个同学赶上了最后的步行串联，第一次顺江而下领略了楚天的广阔。说是步行，其实也坐车乘船，快到武汉时，身上只剩下一分钱了。好在凭学生证可以免费吃住，免费返程。我庆幸在那时候开始学拉二胡和小提琴，结识了辛发先、余心国、戴晨志等当时巫山的文艺精英，使我从体育爱好者转为音乐爱好者。有一张发黄的照片，拍下了我们巫山中学文艺宣传队的一个舞蹈造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摆的一个 POSE。我看到我裤子的膝盖处右边打了一个圆型补巴，左边打了一个方型补巴，以现在的眼光，那可是时尚得很呢。

还记得春天来了，一帮同学数次爬上文峰观。虽说观内破壁残垣，却也找得到野炊的乐趣和登高望远的遐想。夏天来了，到牛石河坝游泳“抢牛石”，比胆子，比输赢，到停靠在炭船湾的小船上“摸梨子”，闹出不少笑话。秋天的故事好像有些模糊，但冬天在小河里脱光衣服打赌游泳时那强装的英雄豪气，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来就忍俊不禁。还记得挎着弹枪（弓），清晨沿着江东那条小路打鸟，夜晚顺着城上城下打狗，那枪法是一个赛一个。当时县城看不到一辆汽车，河对岸行驶的货车也常常吸引我们的眼球；偶尔一架飞机飞过，让我们仰头半天，硬是看到看不见为止。最让我挥之不去的，就是北门坡上用人工敲打的报时的钟声，钟声格外宏亮，全城都可听见。特别是那富有音乐性的节奏设计，就像是一段音乐的序奏、主奏和尾奏，结构清晰，主次分明，悦耳动听，其报时功能和审美功能相得益彰。或许可以断言，这是巫山独有的钟声，其它任何一个县城都不会有这样的钟声。巫山的钟声把我带到了十六岁，现在还在心底久久地鸣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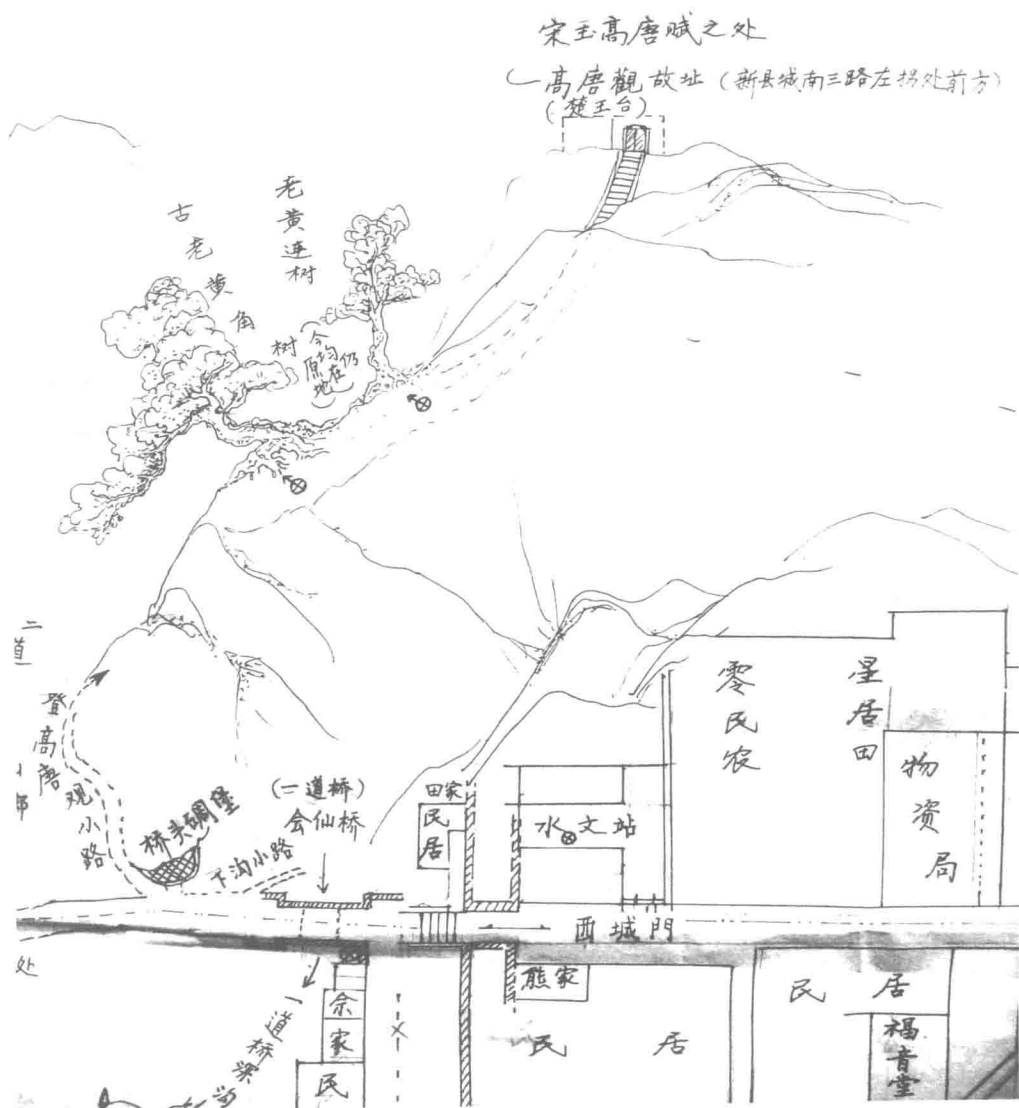
如果说我与其他儿时同学的经历有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在我离开家乡到湖北当知青之前，家里安排我学了半年木匠。我的师傅姓刘，手艺高超，在官渡一带远近闻名。我们主要的活路就是在农村为人打嫁妆，大约五至七天需做好一套嫁妆。我跟着师傅走村串户，吃住都在别人家里。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就是酢辣椒和鸡蛋面条。在当时的巫山农村，一碗鸡蛋面条算是比较高规格的接待了。因是从头学起的徒弟，所以没有工钱，当然我也不在乎这个，目的是学手艺。我从劈树做起，然后是学习锯、刨、凿等基础技术。半年下来，我个人的独立成品，是在一天内（或叫一个工）为一户人家做了四条长板凳。当时的心情，就像现在完成了一件音乐作品一样，充满喜悦和欣慰。在这期间，我抽空为在铜鼓当知青的两个姐姐做了一个筷子盒，并挑着八十来斤柴禾，走了约二十多里山路，送到她们住的地方。我在想，当年我也就十五六岁，严格讲还是一个少年，如果放在今天从头来过，那将会是怎样的状态呢，真有些不敢想啊。

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巫山已变成一座现代化的移民新城，水下的一切都化作永恒的记忆。在我眼里，它既熟悉又陌生，而在心里，总有一份亲切和温暖。我会常常回来看看，也愿意为家乡做点事情，并期待它越来越好。谁叫我出生在这里，谁让我是巫山人呢？！

方石，1954年6月生于巫山县城，著名作曲家，现任湖北省音乐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有80余件作品获得国家级或全国性奖。

故乡的黄桷树

○路 阳



巫山老城记忆图 (高唐观一带) 严孝辉绘

梦里巫山

给故乡写点儿什么呢，我一直在想，生于斯长于斯，总得有东西留着给我的故乡吧。其实，我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我父母的出生地，那叫老家，在资中。曾经因母亲病逝去过一趟；我姨母 80 大寿再去过一次，印象也模糊了。据说，资中还是歌唱家刀郎的出生地，当然也为老家扬了名气。但在我生命与血液中流淌着的故乡的概念，却是我的出生地巫山。

巫山要聊的内容很多。且不说它在古人心中的位置：屈原的“采山秀兮於山间”；元稹的“曾经苍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不说它历史有多悠久：上古唐尧时，巫山以巫咸得名；更不用说它在大三峡中著名的标志风景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儿，我只想说说巫山的黄桷树。

黄桷树在巫山其实是很普通的树，但不知什么原因，家乡的黄桷树却给了我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好似黄桷树的根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中。

巫山的黄桷树特别的高大。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总是以伟岸、力量、粗壮、挺拔等概念相连。总是伴随着家乡跨世纪的画面。

黄桷树的根须苍劲张开，象鸡爪似的掘进地心。树干总是夸张地有五六人合抱那么壮实，高大无比。树枝如大碗口粗细，遒劲地向天空尽情舒展。树叶常年碧绿耀眼，春天老叶脱落的同时新叶长出。

它常生长在山地的高处，毫无惧色地迎接岁月风雨雷电的轮回。因为它生长得特别的繁密，往往成为居住人群或者过往行人纳凉或者小憩的地方。一些地方的老乡甚至将它看作是远古的神树，进行着神秘的跪拜，寄托着朴素梦想。

在我的印象中，黄桷树总是挺立在高处，睁着炯炯有神的绿色大慧眼，在风中注视着长江在巫山奔涌而过；在阳光下细语着故乡的一条小河大宁河如何带着五彩石的个性汇入长江文明进入大海的宽阔胸襟。

我读小学时候的巫山老县城，街道狭窄。所说的街道，其实尽是一些没有硬化过的泥土路。一遇上雨季，街道上四处积水形成小河流。尽管每条街道都以巫山著名的十二峰命名，叫起很美妙响亮，但却无法掩饰当年的物质贫乏。不仅城里只有土路，乡下通车的路段也极少。若是城里来了一辆机动车辆，小孩子们会呼朋唤友欢呼雀跃跟随车子跑得气喘吁吁。那时，我家就住在土产公司门市的背后。因了母亲的职业是做土产生意的，专司凭票出售棉花、棉絮、青麻、丝烟之类的民用土特产品。

说是家，其实，就是在母亲营业厅的货柜背后，支一架床睡觉，这就算是当年的家了。我很清楚的记得，母亲的门市的好几扇木门上都用红色油漆描刷着忠字，在隔壁的棉花仓库的雪白的墙壁上也用红色油漆写满了毛主席语录。大体内容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

在我家的对面就是公安局，看守所就在公安局内，公安局驻守着当年的驻军，由驻军部队把守看守所。在公安局大院内有一棵很高大的黄桷树，在我童年的眼中，出奇的壮美，远远望去树枝树叶便在天空中绿成一团，十分抢眼。每到清晨与傍晚，黄桷树就会出奇的热闹，各路飞来的麻雀群居树梢，伴着晨曦与晚霞，随清风，婉转着无忧无虑的歌。童年，妈妈有催我晨读的习惯，我也按时在鸟鸣声中醒来，推开窗户，晨光熹微中，朗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朗诵时，声音大而响亮，也不知当时真正理解与否。

那时，时兴搞运动斗走资派。毛主席说，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于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也就成了斗争的对象了。公安局的大院内也就很热闹了。巫山的各种派系斗争与全国一样，很是激烈。“工农总部”，这大约由工人们组成；“红旗派”大约由当时的红卫兵小将组成。各派都以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揪斗走资派。好几次，红卫兵小将们高呼打倒的口号，将当年的县领导牵着黑绳，武装押送到县公安局内开批斗会。好长一段时间，我的耳边经常响着打倒的口号。一听到这类口号，我就知道公安局又在开批斗会了。妈妈同事的丈夫，当时担任了公安局长，经常就是被批斗的对象，打倒他的口号，我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后来，这位公安局长因为受不了身心的折磨，就在半夜吊死在那棵黄桷树上了。黄桷树上尽管死了人，鸟儿是不知的，天天仍然叫个不停。只是我的记忆中，公安局的黄桷树与一个冤魂相连了。

作为当年的学生娃娃，校园内外的生活是耐人寻味的。做算术作业时，在作业的前面每次都必须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因为主席的语录有长有短，学生们也就挑最简短的语录。诸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向雷锋同志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等等。其实，作业做错了，考试出了偏差，也没有谁联系实际检查过的。语录，也就成为了一种装饰与点缀。校园内，有一棵很高大的黄桷树，校园集会时，一个高音喇叭就架设在黄桷树的树叉上，全校师生数千人远远近近的方阵都能听清喇叭播出

的声音。那时校园时兴忆苦思甜教育，这被视为与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政治问题，提到了学校教育中最常规的议事日程。所以，学校方面会专门聘请校外辅导员，这些辅导员一般是过去出身很贫穷，在解放前受过极端压迫的典型贫农出身的人员担任。有次校方请了一位我母亲单位的同事，对着黄桷树上的高音喇叭来给同学们上忆苦思甜的课，大家听得泪流满面，我却怎么也流不出泪来。为了表达自己的同感，用一种打哈欠的方式，才勉强地让眼眶有了些许的泪痕与红丝。末了，全校师生，泪水涟涟，每人去盛一碗早已经准备好的苦苦菜，品尝一下解放前贫困农民艰难的生活，感受今天幸福的来之不易。

书念得有些倦意了，天真浪漫的心灵中，渴望的就是放假。放假就得按了小孩子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吧，往往小孩子们是这么憧憬着的。然而，事与愿违。假期得按家长与社会的价值设计进行劳动锻炼。那时的社会价值主流是，谁家孩子从小劳动长大才会有出息，谁家孩子娇养了，一定常被邻里议论为今后没出息。所以，假期的劳动是想有出息的孩子们的必修课。在妈妈的督促下，我与同学相约，就在寒假到河坝挑石子卖。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迎着刺骨的冷风，赤脚站在浅水中，迎着东去的江水，用撮箕将石子中的沙淘洗干净，这样反复挖掘淘洗，直到满满地一担，约百斤左右吧，小小肩头压得沉甸甸的，沿着河坝延伸到城里的石级，一步一步地向上慢慢地拼命地爬着。右肩挑痛了，就将扁担滑向左肩，中途累得不行了，将担子歇下来，把扁担放在两个箩筐中间，人就坐在扁担上，歇一下，感觉特别的爽快。我与同学最爱歇息的地方，就是石阶顶端的一棵大黄桷树。这棵黄桷树下，常常有一个老人摆个小烟摊儿。老人常口含一只长长的旱烟管，随着烟管头部的火的闪亮从无牙的嘴中吐出的烟圈，标志着他在耐心地静候着过往路人的到来。每到这棵黄桷树下歇气的时候，我们先与老人打个招呼，坐一会，从树上摘下几棵黄桷泡儿，嘴中咀嚼，酸酸甜甜的，颇为解渴。老人见我与同学累了，还时常倒一杯凉水递到我们面前。

更与平日生活相连的有两棵黄桷树给我印象挺深。这两棵黄桷树生长在一块，夫妻似的。它们的根紧紧纠缠在一起。两棵树从街沿延伸到街对面，盛夏时节，给周围投下凉幽幽的浓阴。树身是倾斜着，正好舒舒服服地躺下人来；树下阴阴的，便有了一个驼背老人，常年静候着行人坐在躺椅上剃头。一张硬纸壳，用毛笔写下了大大的歪歪扭扭的理发二字，挂在了黄桷树的一棵树枝下迎风飘荡。树庇护着的

还有一间出售榨菜、胡豆瓣的店铺。那时，巫山的商店大多是国有企业，都是计划经济下的土产、布匹、百货、糖酒、日杂门市等国有企业。个体的只有极少数的瓜子摊、小吃店等。记得有次，我去到店铺打胡豆瓣，走到附近，见得几个很威风穿着制服的市管会的干部，嚷嚷着，追赶着几个提筐小卖的农民。其实，农民的筐子里也只是有几个鸡蛋、核桃。眼睁睁看着几个制服干部，从黄桷树下收了农民的秤，提了农民的筐。还大声向农民宣讲着时下的政策：农民种好上交公粮的地，不许弃农经商。弃农经商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坚决割除资本主义的尾巴。几个农民被撵得灰溜溜的。

孩子们经常能唱的歌是红色经典歌曲。《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一日三次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对于具体的政治意义，孩子们是知道得极少的。只是觉得戏中的人物很伟大，爱憎很鲜明，唱腔很上口。每逢吃饭时节，院子中群居着的孩子们，就会端起碗，聚集在院中的黄桷树下，跟着黄桷树上喇叭传出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边吃饭边唱歌。除了唱这类样板戏外，孩子们更会唱一些毛主席语录歌与学习雷锋好榜样、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这些歌曲，也是孩子们常跟着黄桷树上喇叭中学会的。

听最新指示是大人们的事，也是孩子们爱热闹的事。那时，毛主席有了重要讲话、重要的批示，都会通过最新指示的方式在广播中发表。各单位，按照统一的部署，定时或中午或半夜聚集在黄桷树下的喇叭前，敲锣打鼓集体接最新指示。孩子们有时半夜也跟着大人们一起，在锣鼓喧天中，享受一些莫名其妙的快乐。最新指示接受后，旋即各单位以组织文艺宣传队、政治学习等方式，大讲特讲，深入人心地宣传贯彻了。

俱往矣。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参加了工作，尽管那时还是16岁的豪情万丈的小伙子。从废除知青制度到恢复高考，从结束文化大革命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企业改制到鼓励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从三峡移民到库区建设，都梦幻般从眼前掠过。黄桷树是这一切的见证。

依稀记得，巫山县城的第一条水泥路是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修建的。那时，我正在教育局工作。在局长的带领下，全体职工与其他机关的一起，挖土方填碎石。最用劲的是十几人一起，用绳子共同拉动巨大的石滚碾压，大伙儿一起唱“加把劲哟，嗨哟；快使力哟，嗨哟；走好路哟，嗨哟”，随着节奏，力往一处使，大石滚

也乖乖地在大街上转动，很是吸引路人观看。大伙儿累了渴了，就蜂拥在黄桷树下歇歇，喝上一杯早已备好的凉茶。这凉茶是用山里土生的一种桔红色的树叶泡制的，因为只用三片叶子，就可以泡制出一罐茶来，俗称三匹罐。人在最累的时候，喝上一口，倍觉神清气爽，甜丝丝的美在心头。

随着国门的打开，被誉为四川东大门的巫山也敞开胸怀开始了旅游业的开发。记得第一份介绍巫山旅游资源的资料是我用老式的铅字打字机打印出来的。那用蜡纸用油墨用滚筒印制出的资料，至今在我的感觉中还飘散着淡淡的油墨香味。随后，中外一批批作家、画家、摄影家先后聚集神女峰，走入大三峡的腹心，乘柳叶舟考察正待开发的小三峡，给沉睡在青山绿水中的小三峡命名、策划，于是，小三峡这张名片在游客心中有了自己的印象。这印象便是这么几句话：大三峡中有个小三峡，小三峡中有个小小三峡，小小三峡中有个小小小三峡，足见巫山旅游资源的丰富了。于是，来来往往的游客在沉迷于峡谷嘻笑于漂流指点于猴群觅石于清浅的间隙，舍舟登岸，拾级而上，记住了有个古镇叫大昌，古镇的城门上有两座石狮，石狮的背后，有棵巨大的黄桷树从古石墙中长出来，许多人都在这棵奇特的黄桷树下留影。

县城中开始有了更多的车辆、有了更多私营店铺、有了南来北往的游客、有了投资开发商、有了为孩子读书来城里做生意的乡下人。再没有小孩子围着外国人追了、围着机动车撵了。曾经的往事，一下子成了远去的风景和隔代的传说。

阳光下，生活开始有了新的秩序。小城中人们按自己的方式做着想做的梦想做的事……

最先发财的一个女老板刘氏，在黄桷树下率先开了个门店，做起了餐馆生意。这家餐馆的名字叫黄桷树。当年，刘氏家中儿女五人，生活极为窘迫。刘氏两老夫妇是有名的穿破烂的名人，在我小时的印象中，似乎脸从来没有洗干净，甚至了解手的手纸都极少用过，常用了废弃的瓦片或丢失的稻草擦干净屁股，被称之为穷得舔灰的那种。不过，在官方，这家人有一人脉，其夫的弟弟供职于县级机关，信息挺灵。一听说上面有了政策，允许搞个体，刘氏就将自己的临街一厢住房辟为了店铺。生意做得颇好，是小县城，第一个闪亮登场的万元户。那时在内地万元户是很难遇上的卫星，一旦出现，人们就会钦佩并惊讶。这家人是最先受惠于开放政策的人家。自从开饭馆以来，夫妻俩不仅精神抖擞，衣着整洁，连孩子也打扮得十分帅气。西装革履，步步生风，小城中挺有名气。